

外国文学名著  
白夜

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 
王 庚 年 译



1960

157

# 白夜

别人的妻子  
床下的丈夫



白 夜

别人的妻子  
床下的丈夫

〔俄〕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 
王 丰 译



\*200794854\*

图 书 馆

漓江出版社

J512/170

# 白 夜

---

别人的妻子

床下的丈夫

〔俄〕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
王 庚 年 译

☆

漓 江 出 版 社 出 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 787×960 1/32 5.75 印张 插页 2 96 千字

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25,000 册

书号：10256·1 定价：0.51 元

## “外国文学名著”出版说明

为了帮助读者扩大视野，认识世界；为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外国文学研究工作，借鉴创作经验和技巧，本社特陆续出版“外国文学名著”。这套书主要选收外国古代和现代有代表性的优秀中篇小说。所选书目注重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平，并反映不同的流派和风格。对独树一帜、影响甚大而尚未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知晓的名家名著将优先介绍。

## 目 录

白 夜

——幻想者回忆录

..... ( 1 )

别人的妻子、床下的丈夫

——一桩不寻常的事件

..... ( 101 )

译 后 记..... ( 173 )

# 白 夜<sup>(1)</sup>

(伤感小说)

——幻想者回忆录

莫非花儿受命于神，  
有意依偎着你的心，  
作一个暂时的近邻？

——伊凡·屠格涅夫(2)

---

〔1〕白夜——地球南北纬 $59.5^{\circ}$ 以上的高纬度线内的地区，在夏季一段时间里特有的自然现象。在白夜里，晚霞与早霞相接，太阳处于地平线 $6^{\circ}$ 以下。这时即出现天文学称之为“民用晨昏矇影”的亮度，整夜都灰濛濛的，看得到周围的一切，故有“白夜”之称。本篇小说的故事即发生在彼得堡（现列宁格勒）夏季的白夜里。

〔2〕伊凡·屠格涅夫（1818—1883）——俄国著名作家。所引诗句摘自他一八四三年所作《小花》一诗，引用时将“那是”改为“莫非”，从而引文变成了疑问句。

## 第一个夜晚

一个充满幻觉的夜晚。这样的夜晚，亲爱的读者，大概只出现在我们年轻幼稚的时候。夜幕上繁星灿烂，碧空中清新如洗；只要抬头望一望，就会不由自主地反问自己：难道在这样的苍穹之下，还能有肝火旺盛、喜怒无常的人们生存吗？这也是年轻幼稚的问题，亲爱的读者，确实年轻幼稚，然而，但愿上帝能经常用这类问题触动您的心灵！……

提起喜怒无常和肝火旺盛的先生们，我也不能不追忆一番我这一整天情操优异的行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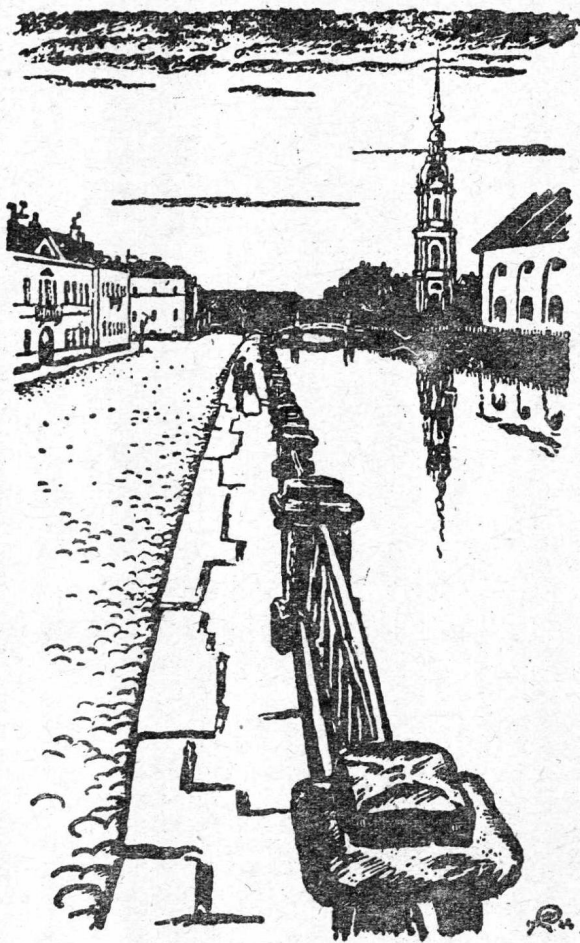
从清早起，就有某种莫名其妙的苦恼折磨着我。因为我忽然觉得：我，这个孤独的人，被所有的人抛弃了，所有的人都和我断绝了往来。自然，任何人都有权力询问：这所有的人指的是哪些人呢？因为我住在彼得堡差不多已经有八年光景，可是并没有学会与哪一位结交。不过，结交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本来我就熟悉整个彼得堡。这就是为什



么彼得堡所有的人都忙着收拾行装并且突然动身去避暑的时候，我觉得似乎所有的人都抛弃了我。因为我非常害怕单独留下来。

整整三天，我在城里到处徘徊踟蹰，陷入了深沉的苦闷，茫然不解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不管是踏上涅瓦大街，还是走进花园，或者沿着河堤路漫步，那些我习惯于整年整月在某一时间、某一地点遇到的人，一个也不露面了。他们自然不认识我，可是我却熟识他们；我对他们可说是近切相知，差不多研究过他们的面貌。他们喜气盈盈的时候，我欢欣快慰；他们愁云满面的时候，我感到忧郁。我差不多和一位老头儿建立了友谊。每一天的同一个时间，我都在凤丹卡河桥上碰见他。他面容沉思而庄重，口中喃喃自语，左手不断地挥动着，右手撑着一根多节的、顶端镀金的长手杖。甚至他也注意到我，流露出由衷的同情。假如在那个时间，我偶然没有在凤丹卡河桥上那个地点出现，我估计他心里一定会倍感忧郁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俩差不多达到了点头寒暄的地步，特别是双方心境都好的时候。不久之前，我们整整两天没有碰面，第三天路上相遇，彼此的手本来几乎举到了各自的帽檐边上，但却及时抑制住了冲动，垂下了手臂，双方不无依恋地擦肩而过。

我同样熟识一幢幢的房屋。我走在路上，每一座房屋都仿佛跑上我前面的街道，启开所有的窗户。





望着我，几乎出声地招唤我，一个说：“您好，贵体如何？托上帝保佑，我还身强力壮，到五月，又要在我身上加一层楼了！”另一个讲：“您身体好吧？可是我明天就要开始修理啦！”还有的告诉我：

“我差一点烧光，可吓坏我啦！”如此等等。其中有我钟爱的宠儿，也有过从甚密的朋友。有一个打算在今年夏天请建筑师诊病。到那时候，我一定要每天顺路去专程探望一番，上帝保佑，千万不要乱治一通！我永远难忘一座容貌娇好、颜色淡红的小房子所遭受的一切。这是一座颇为可爱的石头房子，那么和蔼可亲地望着我，那么矜持地看待丑陋的四邻，所以，每当在那条街经过的时候，我总感到分外地欣慰。但是，就在上一个星期，我沿着那条街走的时候，抬头望一望我的朋友，突然听到了凄然的啼诉：“他们把我涂抹成黄颜色啦！”这些暴徒！野蛮人！他们什么都不怜惜，即使廊柱和屋檐也不放过！于是我的朋友就变成了金丝雀那种土黄色。为这件事，我的肺几乎都气炸了，直到现在我也鼓不起勇气去探望我那被丑化了的朋友，可怜他被刷成了天下帝国<sup>(1)</sup>的颜色。

如此这般，读者先生，您也就知道我熟悉整个彼得堡的经过和手段了。

我已经说过，在没有揣测出自己不安的原因之

---

(1)天下帝国——西方人对古代中国的称谓，这里指黄龙旗的土黄色。

前，我已经苦恼了整整三天了。在街上我感到十分不愉快：这个不露面，那个又碰不见，某某人又躲到哪里去了呢？就是在家里也很别扭。一连两夜，我都在冥思苦想：我这小小的角落里，还缺少什么呢？为什么置身其中会这么不舒服呢？我怀着重重的疑虑开始审视屋里暗绿色的墙壁，那是被烟薰黑的；我仔细观察挂满了蜘蛛网的天花板，那蜘蛛网的孽生要归功于玛特辽娜的“努力”；我留心看过我所有的家俱，熟视每一把靠椅（因为即使一把椅子放得和昨天不一样，我立刻就会觉得不自在），考虑祸根是否就在此地？我又望一望窗户。但是一切全都白费功夫……心情一点儿也轻松不起来！我甚至没头没脑地把玛特辽娜喊来，给予严父般的申斥，责怪她蜘蛛网的事和到处都不干净，然而，她只是惊奇地望了望我，一字不答地走开了。所以直到现在那些蜘蛛网还安然地挂在原处。

最后，直到今天清早，我才揣测到是怎么一回事。噢，原来他们在急急忙忙地避开我，逃到别墅去，溜之大吉呀！请原谅我用的字眼儿粗俗，不过我实在已经顾不及文辞的高雅了……因为，几乎彼得堡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或者正在迁往别墅去。每一位雇得起轿车并且仪表堂堂、令人敬重的绅士，这时在我眼里都变成了尊贵的家长；现在他结束了日常公务，正轻装上路，到自己姓氏的聚集地——别墅去。每一个行人都流露出一副全然特殊的表情。

仿佛对所有迎面走过的人不断地重复着：“诸位，我在此地只是路过而已，两个小时后我就要乘车离开，到别墅去了！”还有：窗户推开了，先是雪白纤细的手指象打小鼓似地叩响窗扉，而后，一个美丽的姑娘探出头来，把卖盆花的小贩叫到跟前。我立时立地就想象得出，那些花是这样买的，也就是说并不打算在城市闷热的居室中欣赏春光花色，而是由于即刻就要动身坐车到别墅去，可以顺便把盆花一起带走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在自己新颖而奇特的发明项目中取得了优异的成果：学会了单凭外表就能准确无误地判断，谁住什么样的别墅。卡敏岛、阿普杰卡尔岛以及彼得格尔路的住户，一向就以优雅考究的举止、漂亮时新的夏装和乘坐华贵的轿车进城而显得与众不同；住在巴尔格罗夫或者更远些的居民，只要一露面，就“暗示”出他们的明智和体面；克列斯多夫岛的顾客最显眼的地方是他们那种知足常乐的神情。一路上经常遇到货车队。长长的一排车夫，手挽缰绳，懒洋洋地走着。大车上，各种土耳其式或非土耳其式的家俱桌椅以及居家什物等等堆积如山。同时还会看到，在所有的家俱顶端往往安坐着一位虚胖的厨娘。她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似地看守着老爷的家私。此外还有许多满载家什用具的船只在涅瓦河、凤丹卡河上浮动，驶向乔尔纳雅河以及其他各岛。眼望着这些大车和船舶越来越多、成十倍成百倍地增加着，我觉得仿佛一切的一

切都在乘车离去，或用车船迁移到别墅去了。甚至令人感到整个彼得堡有化为废墟的危险。正是这样，使我觉得十分羞愧、愤懑和悲伤：我完全无处可去，也无须乎去避暑。尽管我也打算跟随任何一辆货车步行，或同任何一位雇有轿车的体面绅士一起乘车前往，然而没有哪一个人，根本没有哪一个人邀请我，似乎彻底忘掉了我，仿佛我对他们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而已！

我走得时间既久，路程又远，象往日早已习惯的那样，忘其所之，不晓得身在何处了。后来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来到城门哨所附近。只一瞬间，心绪变得突然畅快起来。于是我走过界杆，踏着一丘丘下过种子的田野和一片片的草地，漫步前行。竟然没有感到一丝倦意，只是全身都觉得有某种沉重的负担从心灵上消失了。所有坐车路过的人都亲切地望着我，当真要点头寒暄似地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所有的人都快活得大吸其雪茄烟，没有一个例外。连我也十分高兴。这在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。猛然间，我仿佛已经来到了意大利，大自然的美景使我这个半病的，差不多在城墙圈子里已经闷死的市民，惊叹不已。

我们彼得堡的自然景色中，存在着某种无以名状的、撩人心弦的东西。大自然随着春天的来临会突然显示出自己的全部声威，表现出上天赋予的所有力量：披上嫩绿的树叶，装饰起美丽的鲜花，露

